城市与水系

汾河流金记

本报记者 梁 婧 李红光

夏日汾河美景如画。
本报记者 梁 婧摄

“太原的气候早晚温差大,清晨走在汾河边,小风轻拂,十分舒服。河岸左侧缤纷的花圃和野雏菊聚在一起连成片,美丽绚烂。滨河骑行道开通了,孙子现在每天骑车上下班,不开车,说这叫低碳生活,我也想骑,就是不知他让不让……”

79岁太原市民梁喜梅在博客中记录一天的生活,她告诉记者,汾河既像她的母亲,又像她的孩子,曾哺育万千,满目疮痍,又眼看着“她”涅槃重生,焕发生机。

河边有座“不夜城”

在太原,市民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夜色缓缓降临,总有那么一次,无论是驱车也好,步行也罢,经过汾河附近的某个位置,然后远远地,被河那镜面般的蜿蜒光带所吸引。听听水声,看看夜景,心情不禁惬意起来。若是恰好由北向南穿过整条滨河路,便更饱了眼福。途经五座桥,每座桥附近都有不一样的景观,在夜色中,各有各的旖旎风情。这“不一样”的背后,其实是一个个商业圈在发挥作用。

8月16日傍晚,汾河西岸的长风商圈热闹非凡,车位难求。多家烧烤店门前,人们三五成群,陆续落座。啤酒、烧烤、毛豆、碗托(山西当地小吃)……菜品全部上齐,就着彩霞,吹着河风,吆喝开吃。

“入夏以来,每天都是这节奏。从下午4点开始准备,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半。”烧烤店主沈煜忙里偷闲与记者搭话,“我们不接受预订,谁来了谁坐,来晚了排号,这‘圈儿’里都这样。”

沈煜说的“圈儿”是指“长风商圈”,坐落在汾河西岸长风桥边,是一个集大型购物广场、餐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剧院等吃喝玩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圈,也是附近居民的生活娱乐中心。在山西,沿着百里汾河,像“长风商圈”这样的“圈儿”大大小小有好几十个。

2019年9月,太原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《面向新时代的汾河两岸整体重塑城市设计》,太原顶层设计汾河两岸,力争从生态、人文、活力方面重新定位,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水城共荣的生态走廊、传承创新的人文画卷、复合多元的活力纽带。

弹指2年间,如今的汾河两岸,建筑各具特色,商圈各有优势。茶舍圈、艺术圈、酒吧圈、餐饮圈、亲子圈、养生圈、综合圈……沿着汾河,不论什么年纪什么需求,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、自己的归属。

“圈子形成后,规模优势就会凸显。各家茶馆都有自己的客源,如果遇到客流高峰,有空座的茶馆还会将座位主动让给客人已满的茶馆。”在迎泽大桥东开了8年茶馆的高辉告诉记者,“挨着汾河,光‘硬’环境好不行,‘软’环境也得好,大家相互帮扶,整个圈子自然红火。”

“有河流的地方经济发展一般要快些,这是因为会形成产业聚集、商圈聚集等。原来的汾河因为污染,人们避之不及,自然很难体现出河岸经济优势。”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琳告诉记者,未来,随着汾河景区品质的提升,汾河将为太原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,更多的商业圈将在汾河两岸形成。

河上有群护水人

王琳所说的汾河污染至今还深深印在不少“老太原”的脑海里,在他们的记忆中,上世纪90年代的汾河是没有水的,河道里长满杂草,到处是垃圾和淤泥。

汾河水并非先天不足。“汾河流水哗啦啦,阳春三月看杏花……”这首上世纪60年代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出了汾河两岸曾经的秀美风景。然而,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汾河沿岸成了山西省工业集中发展地区,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沿岸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。

为了让汾河重现“汾河流水哗啦啦”的秀美景象,山西打响汾河生态修复攻坚战。从1998年开始,山西太原段的汾河治理工程就一直没停过,从一期、二期、三期,到如今的四期。为让汾河重焕生机,三晋大地老百姓们咬紧牙根,每年造林达450万亩左右,成为全国造林面积最大、森林覆盖率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。

山西省委、省政府的顶层设计,更是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政策保障。在汾河源头及上游地区干流河岸两侧各3公里、中下游干流河岸两侧各2公里范围,禁止新建各类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,已建成的限期改造或搬迁。

“壮士断腕”换来一川清水。如今,汾河流域部分水质达到国家Ⅰ类标准。在太原,汾河两岸景观绿地平均宽度150米,草坪、地被植物、水生植物达344.98万平方米,鸟类增加至160多种。

“汾河边上,连烟头都很少看见了。”张鹏程和老伴儿在汾河当了10年保洁员,他告诉记者:“如今水清了,地绿了,空气好了,来汾河边散步的市民也越来越多。”

良好生态环境会孕育城市文明,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近年来,山西启动实施“两山”生态修复工程,围绕生态修复机制创新试验区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试验区、“一圈一带”生态修复先导区、生态保护修复助推脱贫攻坚先导区“四大定位”,全流域布局,按山系治理,整区域推进国土绿化,生态环境不断改善。

沿河有条产业带

哗啦啦的汾河水不仅是三晋人的幸福河,更是金灿灿的致富河。在汾河流域的农村地区,将生态治理修复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,是把日子过成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真实写照。

靠着汾河发源地的好山好水,忻州市宁武县东寨镇石窑沟村农民王贵拴脱了贫,“从前上山种地,收入只够糊口,后来退耕还林,景区游客多了,我就开起农家乐,去年赚了2万元。”

宁武县副县长张国伟告诉记者,恢复清澈的汾河水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,还催生了宁武特色产业,“依托汾河源头好水,我们优化改造了沙棘林,并带动了相关产业。”

晋中市祁县城赵镇思贤村的主导产业是酥梨,汾河廊带生态旅游通道的建设,拓宽了当地酥梨产业的流通渠道、销售渠道。与思贤村相隔不远的城赵镇修善村,同样以汾河生态景观和乡村振兴示范廊带为契机,以生态为依托、以旅游为纽带,积极发展乡村综合旅游。

作为沿汾河经济带的县城,临汾市曲沃县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步伐,实现了5G管控,发展起“从田园到餐桌”的智慧农业。

“汾河未来聚集的产业,可能远超我们想象。”太原汾河西岸金融集聚区负责人刘馨旎告诉记者,从汾河西岸金融集聚区到“百里汾河新型经济带”,越来越多的产业聚集在三晋的母亲河边、诞生在曾孕育三晋文明的母亲河里。

上图 市民在太原市汾河边的自行车道上骑行。
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
下图 太原市虎峪河与汾河交汇处附近的景色。
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

把握治理“节奏感”

梁 婧

生态谈

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,汾河治理事关山西民生福祉,山西人对汾河复清流的期盼自不言而喻。但越是关心,越要清醒地认识到汾河治理不是短跑竞速,而是跑马拉松,“既慢不得,也急不得”,最重要的不是瞬时冲刺,而是持久发力,是一种恰到好处的“节奏感”。如何把控好“节奏感”?不妨从以下方面继续发力。

既要顶层设计,又要大众参与。要以保护水资源、防治水污染、改善水环境、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,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契机,本着“因地制宜、科学治理、分步实施、稳步推进”的原则,努力构建责任明确、协调有序、监管严格、保护有力的汾河管理保护机制,从顶层设计绘就美好图景。同时,要提高大众对汾河的保护意识,“爱护环境,从我做起”,让城市文明以此为契机“生根发芽”。

既要持续治理,又要合理开发。要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,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,处理好汾河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,强化规划约束,促进汾河休养生息、维护汾河生态功能。要知道,治理效能的提升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是需要时间累计的。有了明确的目标方向后,以近期为重点,兼顾远期目标,保持治理的节奏和张力,合理分配资源和力量,从而实现可持续性。

既要脚踏实地,又要精准发力。要坚持部门联动、地方为主,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,明确部门工作职责,落实部门责任,统筹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关系。要坚持问题导向、精准发力,立足各段各支流实际,从河流自身特点、现状、问题出发,抓住河流河段管护的主要矛盾,精准发力,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。

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历史担当,既谋划长远,又干在当下。让汾河“水量丰起来、水质好起来、风光美起来”,重现“锦绣太原城”的美好愿景定会实现。

一条绿带润津城

本报记者 商 瑞

“三年来,天津市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、大生态、大系统着眼,打造绿色生态屏障,目前已基本成型,综合生态效果初步显现。”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巡视员路红说。

在位于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之间的黄金发展走廊上,天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达736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,如一条绿带贯通南北。它将改变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东西对进、相向拓展“摊大饼”式粗放发展路径,构建“津城”与“滨城”双城辉映的新型城市发展格局。

天津的生态底子有点“薄”:1560多万的常住人口、城区森林覆盖率低等。天津迫切需要一片“绿肺”,提高水分涵养和空气净化能力。随着经济发展,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正在形成双城超大“热岛”,这或将造成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增加,为城市供水、供电以及出行带来压力,而绿色生态屏障阻断了两个“热岛”的相向发展。

天津市气象研究所副所长吴振玲说:“伴随东南风,绿色生态屏障将把较冷的空气、湿度向天津中心城区输出,这将更有利于形成降雨。模型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,天津中心城区东南部同比降温达到0.2至0.4摄氏度,增湿2%。绿色生态屏障正在助力天津形成更加舒适的‘小气候’。”

环保专家、正高级工程师包景岭认为:“绿色生态屏障的建设,正在不断补偿和修复原来被破坏的生态系统,并通过河流、生态廊道等设施连接起北京、河北,形成更为完整的生态系统。”

不断向好的生态,也成了农民致富的“钱袋子”。天津的宁河、西青、津南三区都曾是水源丰富的鱼米之乡。由于水资源短缺,传统农业种植方式逐渐改变,水稻种植面积逐步减少。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农业推广研究员郑爱军说:“曾经的‘小站稻’,因缺水而大幅减产,如今伴随着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推进,‘小站稻’种植面积正在不断向南北延伸。目前,3个区的‘小站稻’种植面积已经达到约50万亩。”郑爱军介绍说,生态屏障中的津南、西青和宁河采用了“小站稻”与养鱼、养蟹等稻田综合种养模式,平均每亩增收千元以上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快速推进,“生态修复+绿色种养”成为这三地乡村振兴、农民增收的新方式。

“通过绿色生态屏障建设,农业资源利用更加集约高效,产地环境更加清洁,生态系统更加稳定。”郑爱军说,天津市正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,到2021年底屏障区内将建成高标准农田10万亩。

根据规划,到“十四五”末,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将打造成为生态资源富集的“绿谷”,成为引领转型发展的“绿峰”。到2035年,绿色生态屏障将发展成一片绿色生态体验带、绿色产业发展带、绿色财富聚集带。

水利专家练达仁说:“绿色生态屏障将海河生态保护带、古海岸和卫南洼生态绿廊、永定新河和独流减河河流湿地涵养带等湿地通过南北河系沟通、河湖湿地相连,特别是把北大港水库和七里海湿地两个天津最大的湿地水库贯通,形成绿色生态屏障和水资源水环境相辅相成的格局。”

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高 妍